

油棗三章

馮成生

我的家鄉坐落在晉西北的黃河岸畔，那裏有上千年繁衍廣續、郁郁蔥蔥的棗園。家鄉是保德油棗的主產區之一。我是喝着黃河水，吃着油棗長大的。我愛家鄉，我愛家鄉的棗樹。棗鄉情深，歷久彌醇，使我回味無窮，成為記憶中美好的珍藏。

圖片均為馮海波 攝



●火紅的日子

棗花飄香

家鄉是久負盛名的油棗之鄉，那裏有密密叢叢的棗林。五月是棗花飄香的季節。當春風吹拂，楊柳吐翠，百花爭艷，大地一派春色時。棗樹仍光禿禿地兀立在那裏，毫無生氣，它好像不屬於大自然的一個物種，春天也不是它的季節。直至立夏過後，棗樹那灰褐的枝桠才發出細細的、鵝黃色的嫩芽。

一場小雨飄落，棗芽瘋長，抽出了棗梗和棗葉，於是整個棗園來了個大「變臉」。開始由原來的褐色變成了綠黃，繼而，又變成了墨綠。之後，隨着棗葉的日漸長大，人們在不經意間發現葉子與葉梗間長出了米粒般大的小球，這便是花蕾。大約一周左右，棗花開了，黃豆般大小，呈五瓣形，金燦燦、亮晶晶、一串串的，一個葉梗最多可開出十餘朵棗花。這時，整個村莊掩映在綠色的海洋之中，棗園裏甜潤清香，蜂飛蝶舞。你若徜徉其間，頓覺心曠神怡，近千畝棗園是絕好的休閒養生的天然氧吧。當微風吹過，你即使走在街上，坐在院子裏，也能聞到棗花那陣陣幽香。

棗花飄香，是放蜂的最佳時節。一些南方的養蜂人最精明這個時間節點。他們用大卡車拉來了蜂箱和生活用具，在棗林邊擺下蜂箱，搭起帳篷，壘灶支鍋，安營紮寨。放蜂者多為兩口子，他們白天忙碌「甜蜜的事業」，晚上蝸居帳篷，聽潺潺流水，看月升日落，艱苦中帶有幾分浪漫與灑脫。放蜂時節，棗園裏到處都是「嗡嗡」的聲音。不過，你別擔心，這些蜜蜂是不會蜇你的，原因是棗花的芳香極大地吸引着它們，你若不招惹，它們是不會



●康熙棗園

棗樹風格

我愛棗樹，不僅因為我生在棗鄉，長在棗鄉，對棗樹有着特殊的情感，更因為它有着高尚的風格。

保德地處乾旱山區。境內梁峯起伏，溝壑縱橫，土地貧瘠，自然條件惡劣。然而，棗樹卻選擇了保德，並且扎根落戶一千餘年，不離不棄。不論黃河灘涂，還是黃土高坡，抑或山溝石岔、房前屋後，隨處可見成片成林，或三五零星，樸實無華的棗樹。足見棗樹不為嫌貧愛富之輩。

每當植樹季節，你只要隨便取一株棗苗，不擇土地之沃瘠，不論山勢之高低，隨便栽植下去，它都會旺盛地生長起來。棗樹對水分、肥料等生長條件的要求從不苛刻，即使一年久旱無雨，即使一年不去施肥、澆水，它照樣春華秋實。一棵棗樹，即使生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，它照樣枝繁葉茂。足見棗樹生命力之頑強。

春天，當桃李爭艷，楊柳吐翠的時候，棗樹卻仍然默默地兀立在那裏，灰褐色的樹幹，光禿禿的枝丫，沒有桃李的嬌美，沒有楊柳的婀娜。當其它樹木花開花落之後，它才姍姍來遲，吐出了黃絨絨的嫩芽，繼而開出了金燦燦的小

黃花，既不嬌美，也不顯眼。棗樹從不譁眾取寵，沽名釣譽。

農諺說得好：桃三杏四果五年，棗樹掛果在當年。一株春天剛剛栽植的棗樹，到了秋天，樹高也只是一米多，但它卻掛滿纍纍果實。蘋果、梨子、桃、杏，往往是結一年果，輪息一年，人們說它「累了」，而棗樹從來就沒有這懶惰的「毛病」。它從栽植的當年起，直到老死，年復一年，不間斷地把果實獻給人們。這種不求索取，樂於奉獻的品格着實令人欽佩。

家鄉的油棗有着美麗的傳說。當年，清朝康熙皇帝西征噶爾丹，路經家鄉，飢渴難耐，品嚐碾盤兒（地名）紅棗後，讚口不絕，賜名「油棗」，並御封為皇家貢品，還留下了「一窮二白保德州，唯有鯉魚大油棗」的傳言。家鄉的油棗從此得名，並盛名遠揚。

得益於氣候溫和、光照充足、黃河水滋養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，加之鄉民的辛勤栽培，家鄉已擁有近千畝棗園，油棗已成為家鄉的傳統產業、特色產業、山西的八大名棗之一，以其皮薄、肉厚、核小、糖分高、酸甜適中，而享譽全國。就其食用價值而言，可加工成



酒棗、糖棗、烏棗、棗粉、棗酒等系列產品；其藥用價值可調和脾胃，益氣補血，自古有「日食三棗、百歲不老」之說；其經濟價值，一公斤鮮棗可賣到三元多，加工後，遠銷全國及東南亞國家，其價值倍增。

頑強拚搏、正直樸實、無私奉獻，這就是棗樹的風格。棗樹不僅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家鄉人，同時，也賦予家鄉人棗樹風格，並無時不在啟迪着人們的思想，育化着人們的心靈，鼓舞着人們的鬥志，在脫貧致富的道路上不斷前行。



●保德棗



●暖秋

棗鄉秋色

天高雲淡，金風送爽。黃河岸畔的秋天是色彩斑斕的，而家鄉的秋天則是凝紅厚重的。

隨着中秋節的來臨，家鄉的秋色也漸漸漸濃，棗園開始由墨綠變成了紅色。紅色成了家鄉的主色調。

白露剛過，那掛滿樹梢，蒜瓣兒似的青色的棗兒，開始漸漸泛白，棗農們稱之為「白色」棗。幾天後，一些光照好的棗樹，在高高的樹梢上，偶爾有三五顆棗兒，在人們不經意間從果柄處泛出了一圈紅色，棗農們謂之「眼圈圈」或「花口口」棗。這時，是村裏孩子們最活躍的時期，他們用長長的竹竿，頂端綁一個用鐵絲彎成的小鉤，爬上高高的樹杈，鉤取那搶先泛紅的棗兒。

秋天來臨，棗兒一天一個顏色。昨天還是「半身紅」，幾天後就成了「滿身紅」，不出十天半月，整個棗園便紅透了。斑駁的陽光灑下，棗兒鮮紅剔透，好似一串串紅瑪瑙。秋雨綿綿，棗園被洗刷的格外清新。這時，那些最早成熟的棗兒綻開了縫，棗農們叫它「崩裂裂」棗，如果趁着雨天和着露水吃，別有一番風味，清爽、酥脆、甜潤。

寒露一過，棗園裏瀰漫着濃濃的棗香。此時是油棗的收穫季節，也是家鄉一年中最繁忙、最熱鬧的時候。外出打工的回來



●早春



●棗鄉十月

了；機關工作的也趁「國慶長假」回來了；嫁出去的姑娘也住娘家來了。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，人們相聚一起，忙着收打自家的油棗。於是，往日寂靜、清幽的棗園，驟然間沸騰起來。那竹竿打棗的「啪啪」聲；那棗兒落地的「撲撲」聲；那紅棗販子南腔北調的吆喝聲；那運送紅棗的機動車馬達聲。匯成了一曲柔美、和諧的田園交響曲。那撒落滿地棗兒，好似鋪設了「紅地毯」的棗園；那圍坐樹下，一字擺開撿棗的紅男綠女；那棗林裏、場院上一堆堆小山似的油棗；那懸掛於屋簷下、窯牆上的「棗排」「棗團圓」。構成了一道黃河岸畔特有的風景線。總之，一個「紅」字，精準地概括了家鄉的秋色。

家鄉的秋色紅得凝重、紅得自然、紅得純樸、紅得醉人。那是棗農們用雙手和汗水繪就的一幅「棗鄉秋韻」圖。隨着沿黃河旅遊公路的開通，鄉村旅遊業的發展，秋天的家鄉是絕好的旅遊選擇。置身於「紅色」的棗園，呼吸着甜潤的空氣，品味着甜美的油棗，聆聽着黃河的濤聲，別有一番情趣。特別是，不論誰家的油棗，遊客可以隨便採摘，隨便吃，主人不會收你一分錢。好客是家鄉人的特質。

願家鄉的秋色染紅保德大地，棗樹成為保德人民的「搖錢樹」「致富樹」，「紅棗經濟」成為全縣人民重要的經濟支撐。